

迁

客骚人

新疆人民出版社

赵光鸣

著



1247.5

431

1247.5



客骚人

新

疆

人

民

出

版

社

赵

光

鸣

著

迁客骚人

赵光鸣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政编码 830001)

新疆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125 印张 2 插页 330 千字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000

ISBN7—228—04832—6/I·1800 定价:22.00 元

—

鲁燧年的紧急电话打到天山深处的牧业乡吉炎坚乡的那天，马一安正在距乡政府所在地约摸四十公里的深山老林里寻找那处新发现的岩画。

从吉炎坚乡政府到马鹿岭，有一条沿天山山溪延伸的简易公路，这二十来公里的路他搭了一台去山里拉原木的拖拉机，剩下的二十公里路程就没有路了。马一安下了拖拉机，一个人单枪匹马地进了原始森林，胡乱在老林子里钻了几个钟头，好不容易才在一片塔松窝里找到那个名叫沙赫杜拉的哈萨克牧民。最早发现岩画的就是这个大黑脸盘、黄瞳环眼的汉子。沙赫杜拉带他去的那座原始山林，笼罩着浓重的白雾，像草帽一样遮盖于半山腰上。四周的崇山峻岭，都没有雾，独独就这座山有雾，而且经久不散。

马一安跟着沙赫杜拉在浓雾里攀登一程，气喘吁吁爬到雾顶，眼前豁然明亮，很快就找到那堵躲在原始云杉林里的崖壁。这片陡崖大约有四五块门板那样大面积，属海拔三千五百米以上雪线附近的阴面位置，垂直如刀切，岩画绘在正中部位。画面上约有四十只角羊，一匹鹿，两条狗，一条狼，一个人。猎人正张弓搭箭朝着鹿和狼奔突的方向射击，戴有头饰和尾饰。马一安仔细看了，满心喜欢。画面拥有如此众多的动物和人，在岩画中极为罕见。马一

安拍了照后，仍觉周围有些异样，好像隐约听到附近有粗喘呼啸之声，竖了耳朵细听，却又静无声息。便小心搜寻起来，绕过灌木簇拥的陡崖，又往山顶方向攀援一段，沙赫杜拉指着前边一块断崖兴奋地喊叫起来。马一安连滚带爬赶了上去，见断崖上也绘有图画。上面镌着一圈塞人，头顶悬有一轮太阳，约二十个塞人正围着太阳舞蹈。马一安激动不已。此时正红日西沉，万山如海，被残霞浸得彤红，崖壁一片辉煌。那些舞蹈的塞人动作刚劲有力，虎虎生风，吼喊着强烈的舞蹈节奏，且伴有剧烈雄健的粗喘之声。马一安从未见过先民群舞的岩画，想到将由自己来首先将它们公诸于世，兴奋得眼圈都红了，抢在太阳落山之前，仔细拍了照片。眼看浓雾翻滚上来，才和沙赫杜拉摸索下山。

当晚就在沙赫杜拉的毡房里过夜，附近山地草场放牧的哈萨克牧民，闻讯骑马而来，听沙赫杜拉绘声绘色讲述雾山上的红崖和奇怪图画。沙赫杜拉宰了一只肥羊，大家在一起大碗喝酒，伴着冬不拉琴声吼唱舞蹈，雄风浩荡，马一安也跟着吼舞，一时间觉得自己也成了远古塞人的后裔。狂欢一夜后，次日骑马赶到乡里。塔拉什乡长向他如实转告了地区报社姓鲁的打来电话，马一安没怎么往心里去。他对山十分迷恋，在乡里又住了一夜。乡政府的小招待所非常安静，门前是片平缓草山，各色野花开得正盛，清香弥漫，房后是长满云杉塔松的青山，山窝子里有几座哈萨克白毡房，袅袅地缠着几根蓝烟。一个人呆在这样的世外桃源般的幽静地方，身心舒爽，正好可以想些平时被纷扰得无法安静去想的事。马一安想，当务之急，是把这回发现的岩画补写一段文字，补进待印行的县志中的文化卷中去。然后要安稳坐下来，仔细研究一下吉炎坚这两处红崖岩画的画面内容，写篇有分量的研究文章，拿给权威的《西域艺术》杂志发表。这篇文章可以写得长点，配以图片，弄个万把两万字是没有问题的。有了这篇文章，与以前发表的那二十来篇关于岩画的文稿合在一起，出本二十万字的书大概没有什

么问题了。

马一安老早就有出本书的想法。为了这本书，他把这些年来发表各类文章的稿费都存了起来，以做买书号用的垫资。如今自费出书，首先得拿钱买书号，连工本费一并算下来，一本书没有上万元是出不了的。他已经存攒了四千元，老婆为了儿子安排工作的事想动用这笔钱打通关节，他都没有允许，为此还同老婆大干了一架。剩下的钱，鲁燧年拍胸脯说过，可以帮他拉来赞助，县史志办的主任朱马也说过，办公室可以适当资助一点。这书，去年就可以出版，但他总觉得拼凑过去的那些文章，既杂乱且缺分量，勉强出版了，颜面上也不好看。好不容易出本书，还是不要胡乱堆砌将就为好。现在好了，有了吉炎坚的这两处红崖岩画，压卷的文章也就有了。他想，就跟桑株岩画、呼图壁康家石门子岩画、阿尔泰岩画一样，这两处岩画的价值绝不在它们之下。可以把它们命名为吉炎坚岩画，或吉炎坚红崖岩画。至于将要出版的书，他连书名都想好了，就叫做《远古的岩痕》或者《远古塞人的原始绘画》。

马一安在深山孤馆里遐想着自己将要出版的著作，好像闻见了新书的油墨清香一样，很让自己陶醉了一阵。这夜里月亮出奇的圆大而明亮，夜空幽蓝如同水洗过一般，群山静卧于蒙蒙清辉之下，轮廓分明如同剪影，偶有山风袭来，满室皆是山花树脂香味，隐隐地听得林涛和着溪瀑潺潺流泻的响声，感到无比的惬意。熄了灯，躺在粗笨的木床上，望着窗外的幽蓝夜空，马一安想自己这多半生，也算活出一点滋味来。这也可以叫做因祸得福吧。二十多年前，在首府明德中学念书，因为家庭出身不好——父亲在旧政府衙门里做过高官——连写入团申请书的资格都没有，当了几天语文课代表，后来也不让当了。“文革”一开始，就划进了黑五类，同学们都可以走南闯北地到处串联，就他马一安和另外几个地富反坏右子弟哪儿也不能去。后来还是陈剑峰、胡铿、鲁燧年几个要好的红五类同学拉了他一把，将他算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代表，

让他参加了那个红缨枪赴京长征串联小分队，从首府乌鲁木齐一直走到兰州，算是出了一趟远门。再后来呢？大家都被赶到乡下去，不出三五年，所有的同学招工的招工，招干的招干，上学的上学，走得一个不剩，只有他还留在一个穷乡僻壤，继续修理地球，好像被遗弃和遗忘了一样。眼看着毫无出去的希望，便索性与同村小学校一个民办女教师结了婚，真正在乡村里成家立业，横下心来当一辈子农民，除参加每天的大田作业，自己还开了片自留地，养了两只羊、三头猪、一群鸡。却不料被抽调到公社农中，干了几年农中教员，时不时写些豆腐块小文，在县广播站、地区小报发表，居然被发现成为一个人才，很快又被抽调到县广播站、电视台做记者，还拿了个电大文凭。再以后，又把他调到县史志办，参加编写县志的工作。这最后一次调动，还是马一安最为满意的。

马一安自中学时代起，就喜欢读史书，在公社农中当教员，教的也是历史和语文。现实对其不公，钻到故纸堆里跟古人对话，也是一种解脱。现在正经成了一个修史编志的小员司，焉能不高兴。史志办连他在内一共只有四个人，都是本县出了名的书呆子，大家呆做一堆，倒十分相得。史志办的日常工作就是搜集资料，跑跑基层，再按各自的分工做自己的文章。马一安对这工作干得非常勤勉努力，除了完成规定的撰写任务，还不断有些研究文章、散文、随笔发表出来。闲时还临帖写写字，学着刻字治印，还能在宣纸上胡乱涂画几笔。这样竟也闹出一点小名气来，成了这荒僻小县一个有雅趣的闻人。县政协还把他补选成为一个委员，去年还被吸收为首府的西域文化研究会会员。地区和首府的文化人下来采风或体验生活，都知道这个县里有个马一安，总要同他见见面，到他家里来喝酒品茗，天南海北地聊上一通。这样一来二去，马一安觉得自己多少也有了些名士的味道。自古名士，多隐身于乡野山林之间，远避尘世纷扰，都是很自命清高的。马一安自比古时名士，似乎更加正宗地道。古时那些做了名士的，其实大多六根不净。消

隐逃遁是假，心里真正牵挂的还是仕途和尘世的热闹。马一安觉得自己一丝儿没有外边求发达的欲念，随遇而安，知足自乐，可以说是货真价实的超尘拔俗。且自己娶的是荆妻，住的是柴门，长久呆在一个偏僻小县城里，院子里栽些桃杏花草瓜豆，闲时豆棚瓜架下读读书，写写稿，望望远山和云，真正是闲云野鹤。按不掺水分的布衣名士的标准衡量，自己真正是再名士不过的。

马一安枕着青山，望着山里皓月这样遐想联翩的时候，忘了自己其实也是很发过一些牢骚的。马一安甚至私下里这样想过，倘若不是改朝换代，按自己的出身，该是个贵胄子弟，养尊处优，可以进名牌大学，甚至出国留洋的，何至于弄到后来这步田地。可见命运这东西是由不得个人支使掌握的。这正应验了范慎的那个说法。大家原本都是同一棵树上的叶子，一阵风刮了过来，有的叶子飘落到华毯上，有的则落在了茅坑里。自己正是那落在茅坑里的叶子，命运使然，由不得人的。当然，这样的牢骚是深藏在心里的，只有跟无话不谈的至交才偶尔宣泄一点。马一安离群索居，真正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没有几个。县城里，只有文化馆搞书画的莫胖子可称良友，但莫胖子四年前调乌鲁木齐一家电影院画电影广告，因有俄罗斯血统，后来去了澳大利亚。其余朋友都在外地，只有鲁燧年来得勤些，喝了酒，可以把跟老婆和别的女人床上的事体，都绘声绘色地讲将出来。

马一安想不出鲁燧年从报社把电话打到山里的吉炎坚乡来，找他能有什么要紧的事，接电话的塔拉什乡长也说不出所以然来。他想不出，也就懒得再去想它。反正明天就到家了，天大的事明天就可知分晓。马一安这夜里腾不出心思去想别的事。他被他将要命名且公诸于世的吉炎坚岩画所激动着，很晚才入睡。睡着后又做了一个更好的梦，梦见自己的岩画专著出版了。书印得非常漂亮，压膜的封面，印的是赭色的塞人围绕太阳舞蹈的画面，自己的名字烫了金，在塞人中间浮光耀金。出版社和西域文化研究会联

合搞了一个隆重盛大的首发式。大会在一个金碧辉煌的大厅里举行，人头攒动，名流如云，大家人手一册《远古的岩痕》，都用赞许的目光瞻望他。一群佳丽捧了鲜花簇拥搀扶着他上了台子，大厅里顿时掌声如潮，呼声雷动。主席将他让到前台，要他说几句话。大厅便鸦静下来。自己于是便谦虚一番，说：“我马一安是个草野粗鄙之人，不过一本不成体统的小册子而已，如何敢惊动大家，各位还是散了各忙自己的事去吧……”说毕鞠躬退下，更引起一片赞扬喝彩之声。

二

马一安一大早搭了塔拉什乡长去县城开会的吉普车，两个多小时就赶到了家。他的家在县政府旧址的一栋老旧平房里，各家一个小院子，居室很狭窄，但院子尚比较宽敞。中间几畦蔬菜，长得绿旺旺的，几株桃杏梨树，正逢花季，花开得很盛。其余空地，都铺了红砖，还有一个葡萄架，搭到屋檐上，给门前盖出一片荫凉，葡萄架下置张躺椅，一张小桌子，是热天马一安读书写作的地方。读写累了，往躺椅上一靠，点支烟，还可以从葡萄藤蔓空隙间眺望天山一脉，蓝汪汪的山体，露出几座雪峰，极是催人遐想。来了朋友或远道的客人，也是在这葡萄架下摆桌子，上酒菜，海扯神聊。马一安觉得这种活法跟陶渊明差不多远，也是采菊东篱下，悠悠见南山的意味。他一向认为自己欲求不多，活出这般滋味，蛮不错了。

马一安推开自家院门，见婆姨许美仙正在院子里洗衣服，脏衣服堆了一地，鸡也不圈住，满院子乱跑，到处都是鸡屎。诧异她何以没有上班去，忽然想到是星期天，便不埋怨她放鸡出来。星期天放鸡出笼，是许美仙的规矩，每星期让鸡啄一次菜畦里的虫子，吞些砂石泥土进去，鸡长得旺实，下蛋也多。虽有鸡屎污染，也只好听她的。许美仙抬头见丈夫回来了，劈头盖脸就说：“你怎么去了这么多天？鲁燧年都来了两天了，等你等得心急火燎的，说你凡事

不得要领，都火烧眉毛了，还钻到深山老林里不愿回来！”

马一安扔下小背包，急忙问：“到底出了什么事？怎么火烧眉毛了？是不是他给我拉赞助的事有着落了？”

许美仙早起后不曾梳洗，蓬头垢面，仍是一付邋塌样子。这女人大马一安两岁，周身肥胖臃肿得没有形状，四十几岁的人，看上去像有五十多岁。马一安皱了眉头等她说话。女人竟故意不说，只顾埋头在洗衣盆里捣弄衣服，两条酱色肥胳膊甩甩打打让马一安看着心烦，按捺了满脸的不耐烦，又问：“燧年到底找我什么事？他没对你说过？你，你怎么不说话呢？”

许美仙继续磨蹭一阵，才扬起脸说：“什么事你心里不清楚么？你们早商量串通好了的，不是鲁燧年跟我说，我还一直蒙在鼓里呢，夫妻都做了这么多年了，你的心事还总是瞒着我，外姓旁人都知道的事独独不让自己老婆知道！”

马一安愈发急了，说：“你他妈给我摆迷魂阵呢！我跟鲁燧年串通什么了？什么事，你快说！絮絮叨叨让我心烦！”

许美仙鼻子一抽，竟带出哭腔来，说：“我知道你心里烦我，你嫌我长得老，长得丑，文化低，不会打扮，跟你没有共同语言！我是个糟糠哩！这么些年，你心里想什么，你不说，我也知道哩！”

马一安觉得晦气，高高兴兴回来，进门就碰上这样场面。他不想跟女人争吵，便叹口气，躲开去，搬了张小凳子，远远坐下抽烟。他懒得跟女人扯这些扯不清楚的事，不理她是最好的办法。女人发了阵没来由的神经，见丈夫默不作声，自觉没趣。也叹口气，问他：“你还没有吃饭吧？昨天夜里包了饺子，留了一碗，给你煎煎吃了吧？”

马一安见女人气顺过来，自己也就心平气和了。心里想这女人最困难时嫁了自己，人家三代贫农，愿意嫁给一个黑崽子，一点没有犹豫。多年来关照自己冷暖，养儿育女，操持家务，也不容易了。虽然没多少文化和志趣爱好，喜欢絮叨，毕竟心地善良，勤俭

能干。人是老丑些，但毕竟也是年轻过的，新婚之夜，也算是美丽过的。扪心自问，这许多年自己真没有怎么十分体贴她，比如给她买件衣服、首饰什么的，就从来没有过。心里有事，也是闷在深处，以为跟她说了也是对牛弹琴。这样一想，兀自有些疚愧起来。便涎了脸子笑着说：“咱们是贫贱夫妻，难道真要百事哀么？我高高兴兴回来，你怎么凭空就朝我发这样无名火！难道燧年跟你说我什么了么？”

女人笑道：“你心虚什么？你这样子到了南方那花花世界，我也不放心哩！真碰上个年轻漂亮有文化的，还不得把我这丑婆姨休了么？”

马一安觉得莫名其妙，说：“你这话说得毫没来由！到南方什么意思？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去南方了？”

许美仙停住手里活计，说：“不是你亲口跟鲁燧年说的么？说你想到南方去，这小县城呆着没有前途，没有意思的么？”

马一安想了想，想起这话仿佛真是说过的。便说：“那不过是几句酒话么？那家伙怎么就当真了？”

许美仙倒认真起来，说：“你们就晓得往黑肚子里灌那黄汤猫尿！都四十出头的人了，还一天到晚只是穷喝臭聊！正经事一件也做不来！依我看，往南方跑跑，倒是个正经主意。一辈子就窝在这么个穷酸地方，能有个什么盼头！你不替自己想想，也该替儿女想想。你那个史志办，清汤寡水，半钱油都刮不出来，你自己窝窝囊囊呆在里边倒也罢了，疆疆萍儿咋办呢？难道也要他们学你的榜样，在这屁般大的小县城里窝囊一辈子么？”

马一安被狗血淋头般数落一顿，头脑有些发懵，哭笑不得，说：“这件事，我真是没有认真想过，上回跟燧年喝酒，听他说陈剑峰、胡铿几个朋友下海去了南方，如何如何好，就随便说了几句话，不过酒话而已，到南方去哪有那么容易呢？举目无亲，两眼一抹黑，一点根基都没有，怎么可以说去就去呢？”

许美仙冷笑说：“我就晓得你是块提不起的豆腐！听鲁燧年说你决心很大，我还以为我低看你了呢！爱去不去，你自己拿主意吧！到时候不要说是我把你推到刀山火海里去的，你这人，几时听过我的话！”

马一安埋着脑袋吸了两支烟，心里有些乱，想不出头绪，问：“鲁燧年呢？是回报社了，还是在县上？”

许美仙说：“他来县上已经三天了，在酒厂拉广告，一边等你，今天是星期天，大概还在招待所呆着等你回来，你快去找他吧！一对狐朋狗友，看看能琢磨出个什么名堂来！”

马一安将背包里一袋东西拿出来，对女人说：“这是塔乡长给的一块鹿肉，偷猎的人把马鹿的茸、鹿宝割了，留了匹死鹿逃了。还有些山蘑菇，你赶紧把鹿肉炖上，弄几个菜，我这就去找燧年！”

女人说：“这就是了，你们好好商量商量，正经是个路子！”

马一安骑了辆破自行车，很快就到了县招待所。到服务台查了鲁燧年的房号，见没有结账，知道他没有回去。找到客房，推门进去，鲁燧年正和县里莫合烟厂的蔡厂长说话，老蔡马一安也是认识的，握了手寒暄几句。鲁燧年说：“你先坐会儿老安，我跟蔡厂长正说要紧事儿！”又转脸对老蔡说：“蔡厂长，你们烟厂是个盈利单位，我给你好好宣传一下，写篇报告文学，再配上你的工作照，介绍到独联体去，等于给你和厂子做了个大广告，树碑立传是必要的，你不要太谦虚了，边疆地区，就是要好好宣传一下你这样开拓型的厂长嘛！”

老蔡说：“你鲁记者说了这么半天，我不答应也得答应了，这样吧，我的工作照就算了，你好歹给我们写篇报道，我下午让会计给你送两千元来，好不好？”

鲁燧年说：“我磨了半天嘴皮子，你才给两千！蔡厂长你也太抠了吧？我们搞的这本报告文学集子，每个厂至少得给三千的，你就忍个肚子疼，再加上一千吧！几千块钱对你们烟厂，不过九牛一

毛。我们又不是白要你的钱，帮你们宣传产品，打开销路，花点小钱，见大效益，书出来后，还回赠你三十本，你算算这笔账，你们并没有吃亏嘛！”

老蔡笑笑：“光是这一个月，来找我要这种钱的就已经好几拨了，上星期电视台还来过两位记者，硬要给我们做广告，要走了八千块，我一个几十人的小厂子，如何吃得消你们今天一拨、明天一拨地要！你们报社年初已经要过一回了，这才几个月，你鲁记者又来了，我们厂生产的莫合烟供不应求的，哪里需要这么些广告！算了吧，今天算我倒霉，撞上你这死缠活磨的主儿，三千就三千吧，从今往后，看见你们这些人，我得绕道儿远远躲开！”

鲁燧年见老蔡同意了，便取了合同书让老蔡签字画押，老蔡一脸苦笑，签了字。鲁燧年仍不放心，要跟他一起到厂里去取支票，老蔡说：“我已经签过意见了，还会反悔么，下午让会计来见你，我说话算数的！”说完起身告辞，鲁燧年送老蔡出去。回来后，对马一安说：“这个老蔡跟我挺熟的，他到招待所来找人，被我撞上了，顺手牵羊就拉个广告文学客户！酒厂给了五千，按百分之十五提成，我多少又有些进项了！”

马一安知道鲁燧年近一年来热衷于搞这套把戏，到出版社弄个书号，然后四处找出钱单位，写篇报道，凑上二三十篇，一本书就折腾出来了。鲁燧年当了十几年地区报记者，各地人头都熟，死乞百赖，摇唇鼓舌，这样的书已经编过两三本了。虽然搞不清他分成了多少，但知道这家伙腰包比以前鼓了许多。

马一安见鲁燧年一脸得意，便说：“你们这些当记者的如今真跟蝗虫差不多，飞到哪里，哪里就要遭灾！好歹也算是些文化人么，一些斯文体面怎么都不讲？”

鲁燧年说：“我弄这个书号，是为了咱们到南方筹集川资的，穷得叮当乱响，要斯文有什么鸟用？这两天你抽点时间把莫合烟厂写一写，反正材料是现成的，用不着采访了，稿子一交，咱们就走

人，你还可以分几百元稿费，稿子你今天晚上就给他整出来，我明天一早就带走！好不好？”

马一安说：“去南方的事，我压根儿没有认真想过，怎么能说走就走呢？”

鲁燧年紧一紧脸，说：“那不是上回咱们一起商量好的事么？你他妈的信誓旦旦比我决心还大，怎么现在又要打退堂鼓了？我来前往鹅州打过电话的，剑峰、胡铿他们催我们赶快动身，他们去了不到一年，就在鹅州站稳了脚跟，如今在一个大公司做事，总经理徐令吾也是我们报社的老报人，五年前过去的。剑峰他们说，早去比晚去好，晚去比不去好，那边机会很多，叫咱们千万不要再错过了。我看他们催得紧急，就赶快跑来找你，没想到你这么凉凉兮兮的，躲在深山老林里，几天不出来！”

马一安说：“我这回进山，看到两处罕见岩画，只粗看几眼，就晓得价值不同于一般，特别是那幅塞人绕日而舞的岩画，更加激动人心！”

鲁燧年擤一擤鼻子，说：“你深山老林里翻腾出来的那人猴不分的玩艺儿，除了你这样的呆子，还有谁真正理会呢！钻了多年的故纸堆还嫌不够，还要钻远古时期的岩墙石壁，我看你是真正鬼迷心窍了！还是早点迷途知返吧，想出书，到了南方，打出一块地盘，那时再出也可以嘛！”

马一安吁口气，说：“我昨天还高兴得要命，让你这搅屎棍一搅，心里也乱了方寸。上回不过说了些酒话，其实并没有怎么往心里去。难道咱们真是要彻底地挪窝么？”

鲁燧年说：“这个地方，算上插队落户那些年，你老安呆了怕有二十几年了吧！二十几年，你难道还没有呆够么？树挪死，人挪活，如今就剩最后一次机会了，无论如何不要再错过了！”

两人说着话，到了家里，许美仙也来搭讪，说：“老子的腰杆子挺得直，儿女才好扬眉吐气地做人！那边有熟人接应，你还犹豫个

什么？就算不合适，出去看一眼，也算开了回眼界。路总是人踩出来的，你连踩都不敢去踩，哪里就有现成的阳关道给你走哩！”

说话间酒菜已经摆好。两人都好酒量，几杯下肚，说起南方，竟是花团锦簇。马一安横下心来，说：“也罢，去就去一趟吧，其实我祖籍也在南方，追根寻源，应该算个湘人，湖湘子弟满天山么！说来也真是惭愧，都活过半辈子了，却只去过一回兰州！权当旅游一回吧，闯荡闯荡，哪怕到海边淹个半死，能上岸也算不虚此行！”

鲁燧年说：“我这回拉的几个厂家，提成部分就算咱们南下的路费，其余开支用度，恐怕都得自掏腰包。这回比不得出差，一切都得自己想办法解决。走前想好借口理由，看怎么跟单位请假，不能排除还要回来的可能。我的理由是大腿上有个瘤子，全报社的男人们都知道，就说要到关内医院开刀治疗，不怕他不准。你呢，我看你就说要到老家处理房产吧，横竖他们也不调查落实，胡乱编个借口就是！”

马一安笑道：“我们老屋马家祠堂，打土豪分田地的时候就跑得一个不剩，哪里还有什么房产，早一切权力归农会了！”

许美仙说：“实在不行，就说我高台老家吧，我老家还真有处房子给亲戚住着。”

鲁燧年认为这不是个要紧事，又交代说：“这几天准备准备，恐怕还得花点钱买点新疆土特产，毛毯、皮筒、小刀、花帽、葡萄干、杏包仁什么的。我听南方回来的王高升说，那边的送礼风刮得更盛，托朋友帮忙，也要应酬打点的。带些土特产，到时也好说话。”

马一安还要斟酒，鲁燧年说吃了鹿肉，再喝过量的酒，下面的东西受不了。说：“今天节制点，我回招待所写酒厂的那篇广告文学，你写莫合烟厂的，明天早晨我带了稿子回报社，你今晚无论如何把烟厂的稿子整出来。”

当下说定动身日期，鲁燧年便匆匆回到县招待所去。马一安伏案写了半夜，把莫合烟厂的稿子涂了十几页稿纸。次日一早送

到招待所去。鲁燧年草草看了一遍，去烟厂要了支票，回报社去了。马一安回家昏昏沉沉睡了一觉，醒来后想到忽然要去南方，心里又乱了起来。抽了几支烟，望着远山，又想吉炎坚岩画，觉得还是恍惚不得，赶在动身之前，至少要把史志上的那段文字补写进去。出书的梦，只好暂时搁一搁。事到如今踌躇不得了，只有硬着头皮去走那一趟远路。如此一想，也便安下心来，认真把那段补充文字写了出来。次日上班，将吉炎坚岩画情况跟办公室的朱马主任讲了，又吞吞吐吐说了请一个月长假回老家祭祖访亲的事，朱马竟爽快同意了。说横竖志书稿已经出来了，史志办暂时也没有什么要紧事，正好可以出去转一转，一个月若是不够，还可以延长些。请假顺利照准，剩下几天，许美仙把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花了近千元，买了一大堆东西，扎实填满一个大旅行包。马一安闲着无事，把拍摄的岩画图片洗印出来，日夜赶着做那篇重头文章。最后一夜，见文章横竖做不出，想着明天要走了，觉得该跟女人缠绵一回。早早地就上了床去。许美仙心领神会，特意洗了个澡，看去比平时润泽了些。两人搂作一处，女人竟兀自抽抽泣泣起来。马一安想这女人许多好处，柔声抚慰着，渐渐的也就有了情绪，便开始做起那事。起初还有些激情，到极致处，忽然觉得空空洞洞，索然无味，好像整个躯壳都被掏空了一般。女人正在好处，见丈夫软软兮兮没了精神，便轻轻叹口气，说：“你是真不行了，这样子出去，我还有啥可耽心的呢？”马一安兀自躺着，想自己的年龄，还不至于如此无用，怎么就连干这种事都觉不出一一点意思来，难道真是未老先衰，眼看要变成一个废人了么？

第二天一早，全家都提前起了床，忙碌一阵，女儿上学校去了，儿子疆涛推了自行车，将马一安的大旅行包驮了，母子两个送他去街口的长途汽车站搭去首府的首班车。县城街上这时辰还很安静，天幽幽地亮着，店铺都关着门，清风徐来，满鼻子都是田地草木庄稼气味。边荒地方小县城，既使到了大白天，也是热闹有限的。